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他们都已经离婚了，现在根本毫不相干。她有什么理由杀害他。”

“当然，站在我们的立场，基本上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夫妻，所以也有很多事不光以某种形式就能解决的。如果说分手之后的隔天起就能断绝关系，彼此互不干涉，彼此形同陌路，那就不会有变态跟踪狂了，问题是现实并非如此。一方想断绝关系另一方却迟迟不肯放手的情形，多得数不清，纵使已经办妥离婚手续也一样。”

“她说，她和富坚先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。”工藤的眼中开始酝酿着敌意。

“您和花冈小姐谈过这起命案吗？”

“谈过，我就是担心这件事才会去见她。”

这点似乎和花冈靖子的供述吻合，草薙想。

“换言之，您相当关心花冈小姐，可以这样说吧？而且打从案发前就很关心她。”

草薙的话，令工藤不悦地皱起眉头。

“关心？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你既然会来找我，就表示你应该知道我和她的关系吧？我曾经是她上班那家店的常客。跟她先生，也见过面——虽说是出于偶然。我也是在那时听说，富坚这个名字。所以听说那起命案后，而且新闻连富坚先生的照片都登了出来，我才会担心之下探望她。”